

我不临帖，且胸无点“墨”，所以，于姜宸英生疏得很。只知道，他是慈溪人，但也与我隔了山南山北；更不要说，三百多年的时光，是何其遥远啊。

可是，见到他的墨迹，却又如昨。可见，墨迹自有长久的效力。

我遇见他，是在一本纳兰容若的传记里，因为他是纳兰的好友，是纳兰的忘年交。他比纳兰大二十多岁，却又亲如兄弟。他们在各自的失意里，互相安慰。一个是科场不得志的汉族老愤青，一个是情场遭重创的满族高干子弟。在汉语写作中，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。

“姜宸英二十岁浙江乡试不售；二十四岁浙江乡试不中；二十七岁浙江乡试又不售；五十一岁顺天乡试又报罢……”

姜宸英有才学，但不会考试，所以屡试不第。他生于明末乱世，又逢新朝初定，一困就不再年轻了。他大概想争口气，考上科举，又太傲慢，对待考试就像对待那些得意忘形的人那样，打心底里有些不屑，可是虽有不屑，却又不得不去走这一条独木桥，这正是他的悲剧。

一次次地满怀希望，又一次次地失望，这是多么残酷，尤其是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来说。可是，世道不相信眼泪。你考中了，就是成功人士；你考不中，那只能做“北漂”一族。在京城讨生活，姜宸英的恓恓惶惶，又能瞒得了谁？那时，他只能栖身古庙，青灯黄卷，苦撑苦熬，那不得不沉潜下去的一口气，大概就是当年临帖时练就的吧。

现在常常说起中国梦，如果说中国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，那么，读书梦则是我个人的本质追求。然而，我总以为，实现中国梦，必须要靠读书，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拥有读书的梦想。

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，双休日倘不在家里，那就必然在图书馆；如果既不在家也不在图书馆，那么一定是在家和图书馆之间往返的路上。我常常认为，图书馆应该成为人们的第二个家——我们的精神家园！

其实沉浸在书海里的人生，虽然充实但难免单调。现实中有很多时尚娱乐，像什么上网、蹦迪、泡吧、旅游等等，年轻人尽可以轻松愉快地消磨休闲时光，何必非要泡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、发愤苦读呢？这没办法解释，但细细琢磨又好解释——因为这是爱书人心甘情愿的选择。

自小嗜书成癖，前世今生仿佛与书结下了永恒不变的情缘。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就不爱和小伙伴们像野马般嬉戏，而是一头扎进小人书摊，在这个“神奇乐园”中度过闲暇时光，透支所有的零用钱。至今还记得，每天直到夕阳的余晖渐渐隐去，大人喊我回家吃饭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，一步一步地走在暮色中。如今我还会探访童年的书摊旧址，早已物是人非，教人怅惘。但自此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书籍，即使在后来艰苦紧张的求学考试期间，仍然抓住一切机会阅读我能找到的任何一本课外书。我就如同闯入了满是宝藏的新世界，时时有新的发现，处处令人惊喜。

但是我的读书方法、浅陋的知识积累在大学时遭到重创。大学同窗们出口成章，胸有丘壑，显然涉猎的书籍范围更广博，知识面更开阔。知耻而后勇，我成了校图书馆的常客。感谢大学，我终于有了丰富的图书资源、相对空闲的时间和阅读动力，从而第一次系统地全面阅读。举凡历史、文化、科技、心理、哲理、文学书都一网打尽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大学生涯别无所获，除了在图书馆博览群书的日

【中国梦·我的梦想故事】征文

我的读书梦

丁运时

中国梦
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

“中秋”，恰逢三秋之半，天凉气爽，是个人间的好节日。无形的秋，示以有形的月亮、月饼。此时月圆、饼圆、团圆，一秋盈盈在眼，真是个团圆节。

周代已有祭月活动，北宋太宗年间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。宁波相传南宋时有一宰相，从临安赶回明州，马受伤而迟归一日，演成八月十六过中秋节。唐高宗李渊手里拿着吐蕃商人进献的月饼，指着天上的月亮高兴地对大臣们说：“应将圆饼邀蟾蜍。”皇上真是客气，可是月宫里的神吃得到月饼吗？

【生活杂记】

嫦娥应悔偷灵药

金锡逊

节日，对于没法团圆的人们来说，更是一种反衬。嫦娥甚至还比不上一年一度七夕会的牛女，想来她是极不喜欢中秋节的。诗人们可就热闹了。咏月诗词歌赋连篇累牍，汉枚有《月赋》，梁朝沈约有《咏月诗》、庾信有《舟中望月诗》。唐李峤、王建、刘禹锡、张祜；宋晏殊、苏轼、苏辙、范成大、朱淑真；清吴伟业、曹寅都有中秋咏月诗词。

长夜漫漫，一笔一划地压抑自己，就像一点一滴熬干的油灯。青春已逝，何日是一个尽头啊？看看人家，一个个衣锦还乡，而自己还是一介布衣，心头的那点恨又岂是杯酒可以浇得？

于是，姜宸英越发笑傲王侯。而能承受这狂傲的，大概也只有锦心绣口的纳兰了。别人，换成谁，都无法包容他；而纳兰在《金缕曲·慰西溟》中，这样劝慰朋友——

何事添凄咽？但由他、天公簸弄，莫教磨涅。失意每多如意少，终古几人称屈。须知道、福因才折。独卧幕床着北斗，背高城、玉笛吹成血。听谁鼓，二更初。

丈夫未肯因人热，且乘闲、五湖料理，扁舟一叶。泪似秋霖挥不尽，洒向野田黄蝶。须不羨、承明班列，马迹车尘忙未了，任西风、吹冷长安月。又萧寺，花如雪。

这温声细语，安抚着姜宸英这颗苍老的心。人生难得一知己，知我者，纳兰也。这就难怪，当纳兰猝然而逝时，他要长歌当哭了——

我常箕踞，对客欠身，兄不余傲，知我任真。我时谩骂，无问高爵，兄不余狂，知余疾恶。激昂论事，眼睁舌伸，兄为抵掌，助之叫号。有时对酒，雪涕悲歌，谓余失志。孤愤则那？彼何人斯，实应且憎，余色拒之……

实在，姜宸英是明白自己的。可是，他只能这样，以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。当时，他出入纳兰家，对权相明珠的宠女，也以仆视之。纳兰劝他客气

些，因为他在父亲面前比自己还管用，说不定可以美言几句。姜宸英听后，竟卷铺盖走人——这让纳兰多尴尬啊。

于是，他更加发奋，免得看人颜色。有一次，老朋友朱彝尊看他这般自苦，劝他再走这一条伤心的科举之路。他顿时拉下了脸，因为这是他的痛疮疤啊。记得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开考，皇帝都说了，别把朱彝尊、严绳孙

二。在第三场考试时，他在文章中用了“涂抹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字，点窜《清庙》、《生民》诗”两句，监试御史不知出处，好心指出来要他改写。他不但不改，还语带讥诮说：“这出自唐李商隐《韩碑》诗，非我杜撰。”御史便如此抢白，恼羞成怒。自然，姜宸英也就没有好果子吃了。本来，他已六十岁了，按照孔子的说法，也该“耳顺”

【思想散墨】

西风吹冷长安月

岑燮钧

和姜宸英这“江南三布衣”给漏下了。结果，前两者中了，却落下了自己，这让姜宸英情何以堪。本来，侍读学士叶方霭等人也举荐了姜宸英，可是因为他成了考务官，关了禁闭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，来不及把姜宸英的事办妥了。后来，在叶方霭的力荐下，姜宸英帮忙去修《明史》。虽给了七品官的工资，却是编外人员。没有功名，姜宸英郁闷依旧，而年纪却越来越老了。

康熙二十七年，他参加礼部会试，首场考后就先声夺人，考官拟取为第

了，可是，他的性子依旧那么生猛。要知道，天下有几人能像纳兰那样“纳”他这棵“幽兰”呢。

他依旧要在一条道上走到黑。而在这一“黑道”上，能给他安慰的，是他的书法。他的字写得好，这是世所公认的。“西溟书，初学米董，后学晋唐人诸帖。”晚年，尤精小楷。我见过他临的《兰亭序》，漂亮是漂亮，可是多少有些拘谨，没有原本的逸兴遄飞。

也是，连考不中，又何由逸兴遄飞呢？

有一次，朱彝尊开玩笑说，你一辈子讨厌猪肉，坚决不吃，也讨厌吃猪肉的人，若是吃了猪肉，就能考中，又当如何？姜宸英毫不客气地说，猪肉又不是马肝——因为当时认为，马肝有毒，食之死人。可见，他的功名之心是何其炽热。好在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姜宸英古稀之年，终于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，他考中了一甲第三名，也即是探花。这是何等的大喜事啊。想来姜宸英会想起孟郊的诗句：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但也许，他是老泪纵横，悲欣交集。我容易吗？是的，你不容易。谁也没有你韧性，你不就憋着一口气，等着今天吗？然而，七十岁的探花，这已是满头白发了吧，又何由“探花”呢？

这是一个带泪的喜剧。而紧接着的，却是一个无泪的悲剧。

姜宸英金榜题名之后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，可能实际工作跟当年修《明史》差不多，但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现在，功名在身，有了编制，就不再是临时工了。两年后，他担任顺天乡试的副考官，同乡举子姚观来拜访。姚观是个有才学的人，姜宸英很喜欢他。官场上，本该谨言慎行，可是姜宸英狂放了七十多年，讲话自由惯了。这回做了副主考，他是爱才如命，所谓“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”。阅卷时，看到出色的卷子，就说这肯定是谁的。大家起先不注意，可是一等到放榜，舆论顿时哗然，果然姚观高中魁首。既然姜宸英当初口口声声是姚观，

于是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，整场考试都被看作了一张关系网。有人向上参了一本，康熙皇帝很震怒。结果是，主考副主考一锅端，姜宸英革职下狱——他掉到了嘴不紧的苦头了。

没想到，初登仕途的姜宸英就这样阴沟里翻船了。这难道就是我七十年苦苦追求的仕途的结局吗？老翁七十二，翻案待何年？一世英名，就这样毁了？无心之过，却成诛心之论，何处辩白？姜宸英看到了自己的尽头，他感到这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，一个黑色幽默。对于死，他并不恐惧，这七十二年的人生，也是“失意每多如意少”，又有几多乐趣呢？临死之前，他也玩了个幽默，为自己撰了一副挽联——

这回算吃亏受罪，只陷入了孔氏牢门，坐冷板凳，作猢狲状，只是限期弗满，竟挨到头童齿豁，两袖俱空，书呆子何足算也！

去却喜地欢天，必须假得孟婆隧道，赏剑树花，观刀山瀑，方可称眼界别开，和这些酒鬼诗魔，一堂常聚，南面王以加之耳。

于是，“西风吹冷长安月”，他服药自杀了。

康熙后来考察姚观，重查此案，发现姚观确是个人才，意识到自己被舆论误导了。于是，下旨释放姜宸英等人。可是，姜宸英已经不在了。康熙很是唏嘘，因为姜宸英毕竟是圣朝的一大才子，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，也实在可惜啊。

人去了，墨迹如昨。至于探花，谁在乎呢！

【诗画印象】

仰望四明星空

徐渭明 图/文



【且听风吟】

一份感念在绵延	奔走田间农舍	穿过街坊	斗转星移	耽溺起云涌	杯酒吟诗	淡漠风起	不尽意间	涉掠尘世百态	明月和风	玉兔抚琴	鹊会成双	心语星愿	吟一首诗
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

留连忘返	恣肆挂在嘴边	茫然写在脸上	难免担心惆怅	放纵萤火虫的煽情	惬意地直落人间	广寒宫满仲秋	放眼长天
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

如影随形	化作槿叶成丝	眷恋相约	舞动相约	放纵萤火虫的煽情	惬意地直落人间	广寒宫满仲秋	放眼长天
------	-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

陈奇科

郭隶属城乡接合部，应该是市井味最浓的地方。我眼前这一溜的店铺，该有酿酒的、卖浆的、玩杂耍的、唱宁波走书的、开药材铺的、开茶馆的、打铁的、修碗的。像武松打虎后走街，武大郎卖烧饼，潘金莲推开帘子竹棒刚好打中西门庆的头，都该发生在这样的街上。

受此影响，立地转念：去丽江，目的无非是寻找一种美好的心情。那么，如果我本身就已拥有了这样恬淡闲适的情愫，看什么都心存无功利的小清新的审美与心跳，那又去丽江又何妨？

今天，在南塘老街的所见所感所想就实地见证了这一点。以前一直钟情一句话，美景要看与谁一起同观。如今，要把这句话改一改，逛店要看你怀着怎样的心情。

十年前去云南丽江古城的时候，逛得不尽兴，去年买了本《丽江的柔软时光》，算是一补十年相思之苦。此书里，除了彩页里的故事、民俗、饰品、特产、店铺、游线，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噱头，那就是一句话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受此影响，立地转念：去丽江，目的无非是寻找一种美好的心情。那么，如果我本身就已拥有了这样恬淡闲适的情愫，看什么都心存无功利的小清新的审美与心跳，那又去丽江又何妨？

今天，在南塘老街的所见所感所想就实地见证了这一点。以前一直钟情一句话，美景要看与谁一起同观。如今，要把这句话改一改，逛店要看你怀着怎样的心情。

去年，还在张灯结彩的年味里，我就揣摩过脚下石板上的凸雕蝙蝠、鲤鱼、荷花的寓意，今宵再次路经梅龙镇糕团店，穿过卖豆酥糖、油馓子的长长队伍，我看到宁海特色店有卖萝卜丝“油炖”的，不由回想起以前爷爷常常给我吃的。

一想起过往，思绪就难免翩跹了。我脚下的这一块土地——南塘，历来是宁波的外城。“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”。

【甬城风物】

南塘老街

鲍静静

饭。一上楼就感觉丽江味扑面而来。四周的墙上挂着书画，楼梯口点缀着木窗棂。日光透过竹编麻织的球灯，不必说临街的木质玻璃面餐桌，家纺的纸巾盒，吱吱呀呀作响的雕花方格木窗，窗外青石砌的墙，原木裸露的酱褐色椽子与大梁等陈设、景观让我目不暇接，也不必说墙上挂着南塘老街拆迁前的黑白照片流露的岁月痕迹，临窗的白壁挂着

的装饰上游、利群香烟壳的紫红色木质地镜框溢着的人间烟火味，单单在中间的活动区里，旅游、养生、鉴赏、书画、文学、历史类书籍，免费的热姜茶与苔粉花生米、香薰、毛笔、麻球、睡莲等小工艺品，梁上垂下的袖珍绛红的香囊篮，这一切，都让我心生欢喜。

世上的人都往往买椟还珠，我等岂能免俗？还在痴痴地想，如果让我点曲，我会选择什么旋律？这时主角菠萝饭已悄然登场。半边菠萝，挖空部分是黑米粥，里面镶嵌着黄龙玉般的菠萝，清香扑鼻，淡淡的甜味，悠悠的酸味，与袅袅的热气相交相融，配姜茶，就花生，味儿很正。先生立马感慨：“好地方，要多来几回。”

如果，对面店铺的窗户也开着，那么相距咫尺，临窗互观，可能就多了一份明清亦或民国时代市井的喧嚣。如果入夜时分，配以沿街的灯笼，那么对不住了，权且让我把楼下如织的游客当做秦淮的河水，而我等正是游艇边上享受着清风与明月的食客两位。

幸亏，有仿真花卉的工艺材质提醒我，同时15元一份的价钱也让我非菲的我尘埃落地，接点地气，原来这里真的不是秦淮，更不是丽江，而在本土甬城南塘老街的一家粥庄。